

中副選集

第四輯



中央日報編印

中副選集

第四輯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出版者：中央日報社

發行人：吳俊才

編輯人：孫如陵

地址：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83號

劃撥帳號：一二二一〇號

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六月初版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月十二版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六〇三號

（本書如有缺頁、倒裝，請寄回調換）

中副選集

第四輯

序

曹聖芬

民國五十年六月，筆者承乏中央日報，請孫如陵兄來主編副刊。當時中央日報有兩個副刊，一個是衆所週知的中央副刊，另一個則是「綜合副刊」。當初設計的時候，綜副的內容原以知識、趣味爲主，不過幾個月之後，中副與綜副的內容漸漸地重複起來。性質既然分不清楚，那又何必掛着兩塊不同的招牌呢？因此我們作了第一個決定，取消綜合副刊，將中副版面擴大一倍，每天十六批。

十六批的地位，除去標題空白外，每天大約要容納一萬二千到四千字，究竟刊登一些什麼文章呢？這是我們要研究的第二個問題。副刊的任務，當然在滿足讀者娛樂性的要求。假如我們蒐羅古今中外的趣味性的文字，辦成一個萬花筒似的副刊，似乎也可以適應各種不同口味的讀者。但讀者從這種文字中所獲的滿足，祇是暫時的、表面的，像賓朋雜遝的場合，聽到一個笑話而已。要使讀者在滿足之後還能有些回味，在欣賞之後還可能得到一些啓示，那就莫過於以文藝爲主，偶然插入幾篇啓發思想的文字。也不必嚴格規定什麼比例，祇要發

表的文章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就行了。

就在這一簡單的構想之下，中副開始了它的新面目。承海內外作者的熱愛，惠賜鴻文，字數當以億計。但發表出來的不到十分之一。作者和讀者不免要問：中副編者天天珠玉滿前，究竟憑什麼標準，來定其取捨呢？

我們的標準很簡單，我們沒有偶像觀念，我們割斷了人情的困擾，我們祇是以文論文。中副編者被人指爲「六親不認，鐵面無私。」雖然有些過分，但也頗近事實；我們選擇文章，不以作者的地位、編者的好惡爲根據，儘可能以文章的好壞爲標準；縱使仍有取捨失當之處，編者自信是問心無愧的。因此，在中副的園地裏，成名的作者固有，而無名的作者更多。作品被發表了的對編者不必感謝，那是他們自己的心血發出來的光和熱；反之，作品被退回的也希望他們對編者的一片愚忱，能曲予鑒諒。

其次，談到作品的內容，我們也有一個比較抽象的標準：便是「中正和平，樂觀奮鬥。」辦副刊並非傳道，自不必每篇文章都非「載道」不可；我們也不反對文學應該反映現實；離開了現實，便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。但社會現象有黑暗也有光明，假如作品所反映的只是荒淫無恥，猜疑怨毒，則無疑的將失之偏頗。而且文藝作品之有無價值，就看它是否能爲現

社會提供較高的境界，發生鼓舞人心的作用？我們引以為慰的是中副的這一標準過去雖未公開，但所收到的絕大多數的稿件，內容上却與之暗合，這使編者獲得極大的鼓勵，也說明了我們這個社會是一個和諧的、向上的、朝氣蓬勃的社會。

在中副選集出版的前夕，筆者把中副的編輯方針作一個簡單的說明，當作序言，希望作者和讀者不吝指教。

中副選集 第四輯目錄

序……………	曹聖芬	(3)
地毯的那一端……………	曉風	(9)
漸入佳境……………	幼柏	(19)
咩！……………	李崇科	(28)
落葉飄零……………	孟絲	(35)
我的啓蒙老師……………	黎安萍	(59)
寄遲了的一封信……………	劉慕沙	(67)
魏伯伯……………	易理	(75)
祖國行……………	冷	(92)

恨事……………	雅言	(100)
美加夜旅……………	楊羊	(113)
老馬尊尼……………	荆溪人	(137)
賣藥的人……………	耕心	(146)
白門，再見！……………	夏烈	(162)
我認識你……………	育良	(178)
楓社事件……………	韓漪	(187)
報復……………	杜詩	(200)
耶穌會教士的故事……………	夏濟安遺著・侯健譯	(252)
打鼓嶺……………	趙滋蕃	(287)
選集的回顧（代編後）……………	如陵	(338)

地毯的那一端

曉風

德：

從疾風中走回來，覺得自己像是被浮起來了。山上的草香得那樣濃，讓我想到，要不是有這樣猛烈的風，恐怕空氣都會給香得凝凍起來呢！

我昂首而行，黑暗中沒有人能看見我的笑容。白色的蘆荻在夜色中點染着涼意——這是深秋了，我們的日子在不知不覺中臨近了。我遂覺得，我的心像一張新帆，其中每一個角落都被大風吹得那樣飽滿。

星斗清而亮，每一顆都低低地俯下頭來。溪水流着，把燈影和星光都流亂了。我忽然感到一種幸福，那樣混沌而又陶然的幸福。我從來沒有這樣親切地感受到造物的寵愛——真的，我們這樣平庸，我總覺得幸福應該給予比我們更好的人。

但這是真實的，第一張賀卡已經放在我的案上了。灑滿了細碎精緻的透亮明片，燈光下展示着一個閃爍而又真實的夢境。畫上的金鐘搖盪，遙遙地傳來美麗的迴響。我彷彿能聽見

那悠揚的音韻，我彷彿能嗅到那沁人的玫瑰花香！而尤其讓我神往的，是那幾行可愛的祝詞：「願婚禮的記憶存至永遠，願你們的情愛與日俱增。」

是的，德，永遠在增進，永遠在更新，永遠沒有一個邊兒和底兒——六年了，我們護守着這份情誼，使它依然煥發，依然鮮潔。正如別人所說的，我們是何等幸運。每次回顧我們的交往，我就彷彿走進博物館的長廊。其間每一處景物都意味着一段美麗的回憶。每一件東西都牽扯着一個動人的故事。

那麼久遠的事了。剛認識你的那年才十七歲，一個多麼容易錯誤的年紀！但是，我知道，我沒有錯。我生命中再沒有一件決定比這項更正確了。前天，大夥兒一起吃飯，你笑着說：「我這個笨人，我這輩子只做了一件聰明的事。」你沒有再說下去，妹妹却拍起手來，說：「我知道了！」啊，德，我能够快樂地說，我也知道。因為你做的那件聰明事，我也做了。

那時候，大學生活剛剛展開在我面前。臺北的寒風讓我每日思念南部的家。在那小小的閣樓裏，我呵着手刻寫蠟紙。在草木搖落的道路上，我獨自騎車去上學。生活是那樣的黯淡，心情是那樣的沉重。在我的日記上有這樣一句話：「我擔心，我會凍死在這小樓上。」而

這時候，你來了。你那種毫無企冀的友誼四面環護着我，讓我的心觸及最溫柔的陽光。

我沒有兄長，從小我也沒有和男孩子同學過。但和你交往却是那樣自然，和我談話又是那樣舒服。有時候，我想，如果我是男孩子多麼好呢！我們可以一起去爬山，去泛舟。讓小船在湖裏任意飄盪，任意停泊，沒有人會感到驚奇。好幾年以後，我將這些想法告訴你，你微笑地注視着我：「那，我可不願意，如果你真想做男孩子，我就做女孩。」而今，德，我沒有變成男孩子，但我們可以去遨遊，去做山和湖的夢。因為，我們將有更親密的關係了。啊！想像中終生相愛相隨該是多麼美好！

那時候，我們穿着學校規定的卡其服。我新燙的頭髮又總是被風刮得亂蓬蓬的。想起來，我總不明白你爲什麼那樣喜歡接近我。那年大考的時候，我蜷曲在沙發裏唸書。你跑來，熱心地爲我講解英文文法。好心的房東爲我們送來一盤春捲，我慌亂極了，竟吃得灑了一裙子。你瞅着我說：「你真像我妹妹，她和你一樣大。」我窘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只是一逕低着頭，假作抖那長長的裙幅。

那些日子真是冷極了。每逢沒有課的下午我總是留在小樓上，彈彈風琴，把一本拜爾琴譜都快翻爛了。有一天你對我說：「我常在樓下聽你彈琴。你好像常彈那首甜蜜的家庭。怎麼

？在想家嗎？」我很感激你的竊聽，唯有你了解、關切我淒楚的心情。德，那個時候，當你獨自聽着的時候，你想些什麼呢？你想到有一天我們會組織一個家庭嗎？你想到我們要用一生的時間以心靈的手指合奏這首歌嗎？

寒假過後，你把那疊泰戈爾詩集還給我。你指着其中的一行請我看：「如果你不能愛我，就請原諒我的痛苦吧！」我於是知道發生什麼事了。我不希望這件事發生，我真的不希望。並非由於我厭惡你，乃是因為我太珍重這份素淨的友誼，反而不希望有愛情去加深它的色彩。

但我却樂於和你繼續交往。你總是給我一種安全穩妥的感覺。從起頭，我就付給你我全部的信任。只是，當時我心中總嚮往着那種傳奇式的、驚心動魄的戀愛。並且喜歡那麼一點點的悲劇氣氛。爲着這些可笑的理由，我就延着沒有接受你的奉獻。我奇怪你爲什麼仍作那樣固執的等待。

你那些小小的關懷常令我感動。那年聖誕節你把得來不易的幾顆巧克力糖，全部拿來給我了。我愛吃筍豆裏的筍子，唯有你注意到，並且耐心地爲我挑出來。我常常不曉得照料自己，唯有你想到用自己的外衣放在我身上。（我至今不能忘記那衣服的溫暖，它在我心中象

徵了許多意義。）是你，敦促我讀書。是你，容忍我偶發的氣性。是你，仔細糾正我寫作的錯誤，是你，教導我爲人的道理。如果說，我像你的妹妹，那是因爲你太像我大哥的緣故。

後來，我們一起得到學校的工讀金，分配給我們的是打掃教室的工作。每次你總強迫我放下掃帚，我便只好遙遙地站在教室的末端，看你奮力工作。在炎熱的夏季裏，你的汗水滴落在地上。我無言地站着，等你掃好了，我就去彈彈桌椅，並且幫你把它們排齊。每次，當我們目光偶然相遇的時候，總感到那樣興奮。我們是這樣地彼此了解，我們合作的時候總是那樣完美。我注意到你手上的硬繭，它們把那虛幻的字眼十分具體地說明了。我們就在那飛揚的塵影中完成了大學課程——我們的經濟從來沒有富裕過；我們的日子却從來沒有貧乏過。我們活在夢裏，活在詩裏，活在無窮無盡的彩色希望裏。記得有一次我提到瑪格麗特公主在她婚禮中說的一句話：「世界上從來沒有兩個人像我們這樣快樂過。」你毫不在意地說：「那是因爲他們不認識我們的緣故。」我喜歡你的自豪，因爲我也如此自豪着。

我們終於畢業了，你在掌聲中走到臺上，代表全系領取畢業證書。我的掌聲也夾在衆人之中，但我知道你聽到了。在那美好的六月清晨，我的眼中噙着欣喜的淚。我感到那樣驕傲，我第一次分沾你的成功、你的光榮。

「我在臺上偷眼看你，」你把繫着彩帶的文憑交給我，「要不是中國風俗如此，我一走下臺來就要把它送到你面前去的。」

我接過它，心裏垂着沉甸甸的喜悅。你站在我面前，高昂而謙和、剛毅而溫柔。我忽然發現。我關心你的成功，遠遠超過我自己的。

那一年，你在軍中。在那樣忙碌的生活中，在那樣辛苦的演習裏，你却那樣努力地準備研究所的考試。我知道，你是爲誰而作的。在淒長的分別歲月裏，我開始了解，存在於我們中間的是怎樣一種感情。你來看我，把南部的冬陽全帶來了。那厚呢的陸戰隊軍服重新喚起我童年時期對於號角和戰馬的夢。我一直沒有告訴你，當你臨行敬禮的鏡頭烙在我心上有多深。

我幫着你搜集資料，把抄來的範文一篇篇斷句、註釋。我那樣竭力地做，懷着無上的驕傲。這件事對我而言有太大的意義。這是第一次，我和你共赴一件事。所以當你把錄取通知轉寄給我的時候，我竟忍不住哭了。德，沒有人經歷過我們的奮鬥，沒有人像我們這樣相期相勉，沒有人多年來在冬夜圖書館的寒燈下彼此伴讀。因此，也就沒有人了解成功帶給我們的興奮。

我們又可以見面了，能見到真真實實的你是多麼幸福。我們又可以去作長長的散步，又可以蹲在舊書攤上享受一個閒散的黃昏。我永不能忘記那次去泛舟。回程的時候，忽然起了大風。小船在湖裏直打轉，你奮力搖櫓，累得一身都汗濕了。

「我們的道路也許就是這樣吧！」我望着平靜而險惡的湖面說，「也許我使你的負擔更重了。」

「我不在意，我高興去博闖！」你說得那樣急切，使我不敢正視你的目光，「只要你肯在我的船上，曉風，你是我最甜蜜的負荷。」

那天我們的船順利地攏了岸。德，我忘了告訴你，我願意留在你的船上，我樂於把舵手的位置留給你。沒有人能給我像你給我的安全感。

只是，人海茫茫，那裏是我們共濟的小舟呢？這兩年來，爲着成家的計劃，我們勞累到幾乎虐待自己的地步。每次，你快樂的笑容總鼓勵着我。

那天晚上你送我回宿舍，當我們邁上那斜斜的山坡，你忽然註足說：「我在地毯的那一端等你！我等着你，曉風，直到你對我完全滿意。」

我抬起頭來，長長的道路伸延着，如同聖壇前柔軟的紅毯。我遲疑了一下，便踏向前